

不正襟表白

崔磊 / 著

因为从事玉雕，我走到哪里似乎都免不了跟人谈玉。

诚然，玉雕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，仅次于我的亲人和密友。可我也总觉得，除了玉雕，我的人生里还有很多别的精彩，值得珍视和铭记。许多我个人生命中的鲜活体验，与玉雕的关联并不太紧密，可它们构建着我的思想和理念，左右着我的情绪和心态，它们与玉雕一样，使得我，之所以是我。

所以在这本书里，我郑重的决定，与其写写玉雕的故事，不如写写自己的故事。

这一次，我可以以自己为坐标，忠诚的记录我眼中的生活和世界，不受外界干扰，只表达我内心的、最主观的是非曲直，爽莫大焉！

因为全是说自己的真心话，所以可以称作是一种表白，无掩饰、不掺水。因为不想摆出学究腔，也不以教化他人为目的，所以犯不着正襟危坐。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，就是“不正襟表白”。

你先喝口茶，听我慢慢说。

上海三联书店

不正襟表白

傅雷 /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正襟表白 / 崔磊著. —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4.8
ISBN 978-7-5426-4881-5

I. ①不… II. ①崔… III. ①玉石-石雕-作品集-中国-
现代②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J323 ②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1117号

不正襟表白

著 者 / 崔 磊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

装帧设计 / 董 玥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思珍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网 址 / www.si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/ 100千字

印 张 / 16

书 号 / ISBN 7-5426-4881-5/J.182

定 价 / 168.00元

不正襟表白

崔磊 / 著

因为从事玉雕，我走到哪里似乎都免不了跟人谈玉。

诚然，玉雕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，仅次于我的亲人和密友。可我也总觉得，除了玉雕，我的人生里还有很多别的精彩，值得珍视和铭记。许多我个人生命中的鲜活体验，与玉雕的关联并不太紧密，可它们构建着我的思想和理念，左右着我的情绪和心态，它们与玉雕一样，使得我，之所以是我。

所以在这本书里，我郑重的决定，与其写写玉雕的故事，不如写写自己的故事。

这一次，我可以以自己为坐标，忠诚的记录我眼中的生活和世界，不受外界干扰，只表达我内心的、最主观的是非曲直，爽莫大焉！

因为全是说自己的真心话，所以可以称作是一种表白，无掩饰、不掺水。因为不想摆出学究腔，也不以教化他人为目的，所以犯不着正襟危坐。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，就是“不正襟表白”。

你先喝口茶，听我慢慢说。

上海三联书店

不正襟表白

傅雷 /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正襟表白 / 崔磊著. —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4.8
ISBN 978-7-5426-4881-5

I. ①不… II. ①崔… III. ①玉石-石雕-作品集-中国-
现代②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J323 ②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1117号

不正襟表白

著 者 / 崔 磊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

装帧设计 / 董 玥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思珍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网 址 / www.si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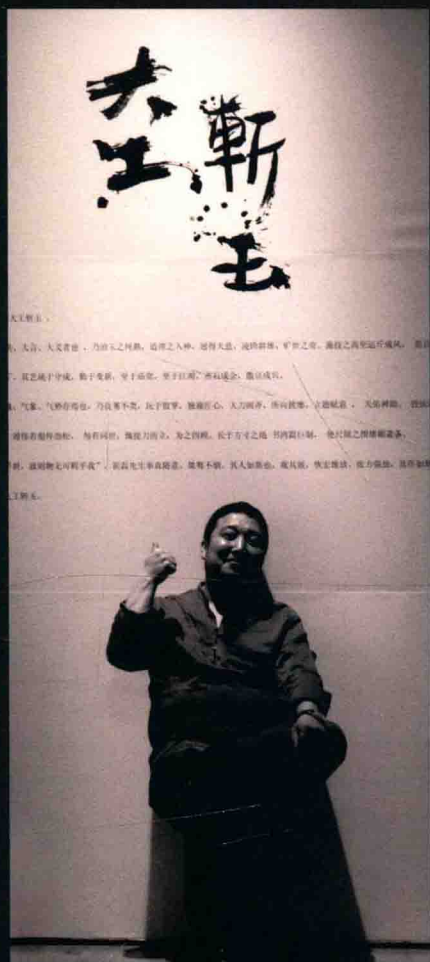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/ 100千字

印 张 / 16

书 号 / ISBN 7-5426-4881-5/J.182

定 价 / 168.00元



因为从事玉雕，我走到哪里似乎都免不了跟人谈玉。

诚然，玉雕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，仅次于我的亲人和密友。可我也总觉得，除了玉雕，我的人生里还有很多别的精彩，值得珍视和铭记。许多我个人生命中的鲜活体验，与玉雕的关联并不太紧密，可它们构建着我的思想和理念，左右着我的情绪和心态，它们与玉雕一样，使得我，之所以是我。

所以在这本书里，我郑重的决定，与其写写玉雕的故事，不如写写自己的故事。

这一次，我可以以自己为坐标，忠诚的记录我眼中的生活和世界，不受外界干扰，只表达我内心的、最主观的是非曲直，爽莫大焉！

因为全是说自己的真心话，所以可以称作是一种表白，无掩饰、不掺水。因为不想摆出学究腔，也不以教化他人为目的，所以犯不着正襟危坐。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，就是“不正襟表白”。

你先喝口茶，听我慢慢说。

琢玉多年，我的作品有幸被许多朋友喜爱，他们乐于询问我的灵感来自哪里，乐于与我探讨关于作品的各种感受，告诉我最打动他们的是什么。这些真实的倾诉，于我而言，珍贵无比。

然而我却突然想问自己，所有过往的点滴中，又是什么最打动我呢？此问一出，心中顿时泉涌千言，突然发现，我欠自己一个倾诉。

适逢《大工斩玉》在中国美术馆开展，毫不夸张的说，这个展览几乎可以算作我的“中国梦”。

我是一个有着美术馆情结的人，年轻时学画画，最高兴的事就是弄到各种艺术展览的门票，

每每走在展馆里，看着一件一件艺术品安静的陈列在那里，却无不以最激烈，最动人心魄的感染力表达着创作者的奇思妙想，心中就生出许多钦佩和羡慕。办自己的作品展，是我那时深埋心底的一个美梦，如果这个美梦前能再添上“在中国美术馆”几个字，我连想一想都觉得兴奋到窒息。

后来，办个人作品展亦有数次，心情也逐渐云淡风轻，然而中国美术馆，仍然是心头难以尽述的向往，是一份闪闪发光的殊荣。

《大工斩玉》整整十天，十是一个完满的数字，映照着我多年的心愿。来观展的，有朋友，也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我逡巡在美术馆里，感谢着他们，亦享有着他们。每一个人的话语和面孔都可能勾起我回忆的种种，唤醒了许多尘封的愉悦。这十天，不啻于一次身心舒畅的度假。

也是在这十天里，我特别清晰的意识到，自己是一个真正有朋友的人，仅此一点，便是天大的福气。关于朋友的故事，如果成篇串连，简直就是我的个人话本，留着以后怡然弄孙之时在自家开坛说书，令挚爱亲朋开怀同乐，美哉美矣！这个念头一出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你再喝口茶，听我慢慢说。



第一话



◇ 作品《天下往》

不是每一桩爱情都算得上故事，能算得上故事的，要么被老谋子拍成了山楂树，酸涩得叫世人涕泪长流，要么如同我跟我爱人，和美的不敢随便跟人说，怕遭嫉妒。

不是我轻狂，这第一话，我要郑重的写给我的爱人，亦是我最知心的朋友——陈红。

陈红是我的师妹，以前一起在学校学画画，相识那年，她15岁，我17岁。她的画画的极好，是学校里公认的才女，未见其人，我已闻其名。后来见了面，发现她有两个让我心动不已的特征：第一，腰细。第二，她不怎么搭理我。

我知道现在有句时髦的话说“真爱不需要理由。”但我以为，爱情一定需要理由，那些说不需要的往往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根本想不明白到底对方有什么特质令自己着迷，毒舌一回：这是因为智商情商都比较低的缘故，不是因为他们爱的更深沉。

我喜欢陈红的原因很明确，她有才气，又美丽，心性安静内敛。夫复何求？

吃饭、看电影，这两个如今恋人约会的常见项目，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群体中，尚不流行，因为大家都穷，没有那个闲钱，再者，在我们美术生眼中，这两种方式未免太过直露，令人尴尬而缺乏美感。但不管在什么年代，追女孩儿总是要投其所好的，我第一次约会陈红的理由是——“我有两张罗丹艺术展的门票，你去吗？”

罗丹！没有美术生能拒绝这个名字。

看展之前，我去她家楼下等她，时值冬季，出乎意料的，她下楼时给我带了一条围巾，我心里一下就灌了蜜了。我俩坐着火车来北京看完了展，就顺着故宫的红墙，一边聊着一边散步，每一脚都踏在夕阳的余晖里。并排走着，却连手都不敢牵，即使后来周围的同学都知道我们是男女朋友，也不敢牵手，这是那个年代的禁忌，然而心里却很笃定彼此的感情，真诚又干净。



与陈红一起读书学画的那些过往，是我回忆中为数不多的“镶了金边儿的日子”。

后来我考上了天津美院，把录取通知书拿到我爸面前，他长久的沉默着。

我父母都是天津的普通工人，当时我哥哥已经在中央美院读着书，老两口的微薄工资，实在供不起第二个大学生了。我跟我爸说，我想上学，但我打算先去上海打工，赚够了学费再读美院。我爸如释重负，叹了口气，说，好。

适逢当时有香港人在上海开玉雕厂，来天津招工，我就这样来了上海，在厂子里连学活儿带看大门。

我的月工资是800，比我父母两人工资加起来还要多，而那时，我哥哥在美院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三个白馒头半份洋白菜。一张画布十块钱，他没钱买画布，都是去工地捡三合板，打磨平了在木板上画。

我很快就明白，我回不去北方，也读不了美院，我必须长久的支撑着整个家庭的经济开销。

当然，这一切，意味着我和陈红就此分隔两地，谁也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。心里十分难过，但那时的我，没有权利选择生活，只能接受生活的选择。现在看来，其实不止是那时的我，甚至不止是我，每一个人，在自己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，都是如此。“命运主宰在自己手中”，这话多么浅薄。

我和陈红只好频繁的通信，述说各自生活里的琐事和心情。每一天和下一天似乎区别不大，都是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和吃饭睡觉，对我而言，可能只有寄信、收信这两件事才是有意味的时间刻度。

原来思念和被思念是这般滋味。

巧合的是，每当我夜里梦见她，第二天门房的英大爷就一定会笑咪咪的冲我挥舞着她的来信说，“小崔，有信啊！”屡屡如此！我一度怀疑自己有了特异功能。